

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二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舉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書

與鄧定宇

門下德重人師魯函邦禮宸命有赫鼎望寔隆蓋祥

麟威鳳出則具瞻豈南浦西山捷於為徑願言珍重用樹典刑若不佞老矣虛庸猥焉叨躡逾涯斯甚稅駕未能誦門下所稱芒刺冰淵政不佞所日夕以惕者也敬因使者併布私哀諭對鍾山臨楫馳遡

與梅衡湘

使節一出而迄戡定逆亂成社稷功壯哉猷也可以報天子矣始逆賊作難且稽天誅議恟又盈庭未知所底比捷聞而後喜可知也先是使持札來嘗其時逆尚憑城來亟下乃尊札業策其危絕與今報符

且疏為舊劄府申揀蓋大義耿又矣天子鄉震怒
甚得大章又事已捷儻可幾解乎札後祗欲歸侍何
為發此明堂策勲三錫且鼎至敬藉使以復併颺大
慶焉帷幄積勞千萬自愛

與王松屏

逃阻又懶作書然頰又雅愛每一念至千里若對想
同之比者出山從玉壘丈訊起居為詳念我丈蚤
乞身就堂下脩無方之節良久迨老年伯矯然上壽
乃乘箕尾歸既禫而伯母相從於帝鄉也丈而執大

事無幾微憾願近睹請卹語有餘恫矣夫孝子之心
安極哉乃今文則禮祫不毀之年也願俛而就於禮
強自愛又聞文頻年來為造化所弄尚虛所為老伯
尸者或謂儀狄頗作崇爍天一化源是耶非耶儻不
盡非也文茲儼然在聖廬中儀狄儻望而退舍耶竊
意駒隙度熊祥當至矣三十年同袍縷指計之強半
為異物其猶繫跡萍途者落又可知已如弟椎慵故
吾且久狎其野文稔識之自豫章放後已無意人間
世不自意再被環命復叨竊逾涯糜性驚焉日夕已

惕未卜安所稅駕方今時事多艱官府朝郵種又可
憂賢喆馳騫恒虞不足文居弟出殊失其常計丈即
苦無何徵書且下第分應止足夢寐四明江坳比夾
出時大都又隔瞻握所可期者共保此本來面目無
媿知己云爾日下弟薄南行兼患目自力勒數語留
玉壘丈所囑便間敬上之眊率不盡悽聊以當面
外素縑黃香寄奠老伯母几筵亦年家子生芻之意
也淺牘深衷祗益馳溯

與孫月峰

郊餞大都草又已復不敢扣閣索譚比行日值部有
考事真舐舐也邱中魯致函牘一奉答諭其次原令
勿取報想亦已徹覽弟徐徊在列只緣不肯用原官
見放若因避躡陞第又不應無耻至此總來自退不
勇抱媿何言承教聊及之耳登用正人自是銓衡第
一義但在勵勦時無收乏駕不棄干城亦是一道若
夫所稱一意彌縫買交貽後患而不顧此自奸人之
雄不足言通才矣特語云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慮
因此濫用耳君家冢前正人也壹秉空平定不致過

濫沈繼山畏慎良有之諸多浪傳未可輕訾至波及
艾熙亭則無理甚矣時艱兼夙無具廟筭亦難一一
中的書生私憂未敢索言也

與徐魯源

弟杜門久拜教之辱始知導駕已泣滁陽也晨星相
望則洵有依光之喜焉教稱吾泮同榜為盛而猥不
弟鄙夷取而齒之者文與故文之末西文學問淵源
詐固陋所敢望蓋誦而竊自幸更重自惡雖然敬謝
鞭影矣日賤自作楚乞身未遂且功疾就列惟是聽

涼地重增其冰谷爾老丈客歲以家難闕懷抱頓復
有口事皆非盛德所宜邁然摠屬身外願安之也

與王荊石

從邸報屢讀大疏夫社稷臣信獨苦心哉最後恭睹
溫綸謂且召見必使心安南中人士無不額手胥慶
者以為台臺精誠所格至此二祖列宗之靈寔昭鑒
之且諫意而夕傾耳奚啻望歲矣台臺第顯精積誠
以需晉對忠謨睿斷豈惟相公心安必使百官兆庶
之心舉安蓋國固無兩是也旋乾轉坤在此一舉焉

即抱病乞身曷勝惓惓之望

與楊意白

吾邑久無臺省得丈重矣更思為臺重為朝廷重為
世道重乃真為吾邑重也古稱不言為辱臺然却有
言辱者即今發軔一言尤稱喫緊不佞敬傾耳以
聽此在高賢度內直以素交不淺聊布其愚耳不佞
慙劣多過頃丈入邸當具聞之幸不靳直告乃見道
愛毀譽進退頗能處之綽然第得藉此省改寔幸事
也西都鱗羽不乏時惠德音曷勝大願

與李漸菴

後往屢辱尊教極感道義真切之愛年病目飛去越
月中間小愈輒復復輒左右遍劇比伏初雖差退然
迄今白輪紅翳右目偏小人皆見之夫踈濩無庸叨
竊逾涯夙所自審病又如此所為兩疏乞身蓋自其
分乃載奉綸音申督供職義不敢復請南曹又下時
乏人已勉出受事矣人臣受國厚恩儻視息棄楮豈
敢忘報顧竟之未知何狀業既出徐觀其後耳尊教
謂年不可去門下仍可去此則非年所敢聞當今德

望道力係國輕重如門下者統人哉年景下中何敢
望萬分一而尊教云々也惟門下重念之

與孫立峰

待罪疏行率附數語隨得邸報咄々異事哉異事哉
大察閔世道至重此番議處最快人心然趙君竟逐
督過且及門下無論糾拾覆疏自是有見藉令議論
不同何至于聖怒若是深也坐使豪烈搯擊宵人柳
榆豈曰細故至屢顏君事又大難信矣鄒君之賢天
下莫不聞屢推見格更猥加之曰是夫云日者與何

可令三代之民見也然鄒君何病焉不佞不為鄒君
惜不能不為世道惜顧其事已至此而南中諸君子
猶有厚望於門下謂宜暫停京兆缺不補迨諸京堂
畢推日特疏題請萬一有濟又信大善不者固門亦
所以舉其職且為世道計也惟門下留意胡進菴有
書致御史大夫甚詳委門下誠從取閱之中外瞻仰
在此一舉也賤目尚病手筆殊草又諒不為怪月峰
兄想時聞問便中望一致意

與曾見臺

生行時知門下抱東山志至堅然不謂遂得請乃纔
去國而朝事紛又矣大君子回首蒿目憂可知也生
剛了計事目疾劇作凡四旬始退舍而頭暈耳鳴齒
痛諸症種又為苦纔是鬻草長林中人不宜久縻冠
纓耳初意前旌經龍江即未必能自力奉提命猶得
咫尺鞭影已聞取徑京口佇望阻脩如何如何南舉
便率勃布鄙懷不盡百一承委義田記未獲附徃亦
惟是狗馬病之繇然終不敢負諸惟為世道自玉天
祐國家蒲輪旦晚擊矣

與

昨恭領示教計吏日奉為著蔡因與同事諸老語共
嘆服云事竣卒之疏行托趙儕鶴致意未顯謝也近
者錢繼脩被口語政慨然有概於當事之難乃不意
儕鶴業有事且一日而與不用南臯報同至覽之不
覺搔摩三嘆也用舍進退於君子何病然世道所關
繫則重矣適題差人便附數語左右一抒耿耿計別
東訊儕鶴不及其在邸煩丈便中為一致之屬病目
率勃莽略門下幸自愛不盡願言

輿鄒南皋

計不承眉宇接言論倏幾兩月時念之也突歎鼎盛
伏惟太夫人百福足下奉板輿入珂里樂可知已轉
轂見秋風報暘之行定當何如別丈後曾更思之還
以行為得不行似屬有意賢者舉足衆目所視未諒
者或疑於懟此姑無論第反之此心揆之大義終覺
未安也近以李漸老簡錄附尊覽統望熟察翻然決
策往幸_又弟目疾侵尋四月底以來日劇屆小暑始
微有退舍意尚未知所竟先是領丈手教蓋數日前

小疏業發矣隨聞新命滋益惶悚已再疏申控茲方
待命亦不敢他有成心惟以賤目愈否為去留耳適
劉驗封言有便力疾率具奉訊不盡欲言曾見老未
能脩候見間希叱致

與王荆石

南考事竣聞南科有參考功郎中錢士完庇閔世翔
者事關公論台臺自有鑒裁若其薄劣本不足任重
典重典被摘咎由人輕謹具疏待罪伏竢聖明罷黜
無所復憾獨竊念考察之歲都人士園起而睥睨當

事有難言者錢郎中臧否不阿竟罹口語欲望將來者慨然身犯難而為國任怨良不易已疏中略具始末惟台臺幸察之

與徐石樓

運官來傳致遠訊良慰不佞迂推如昨比復苦目疾也叨竊逾分時事多艱忸又莫知所報故人即過而念之乎無亦惟是德音以胥砭藥何當腆貺敢歸璧以謝濟上傾蓋語歲條再更賢者芳名無恙勿謂力田果不如逢年也來教云求不愧心又云不愧難言

三復竦企總之心不在外真求不愧即不愧矣勉旃
自愛不佞亦藉有省敬用使者布之君家大僕公已
抵滁陽第操一不媿之義諸悠悠者皆外已高明見
謂何如鄒丈別後曾有書勸其北上今亦未知成行
否併以附復冗眊率勒不盡所云

與馬弘衡

蓋聞曰執事蓋雅負志氣云或又傳不佞江右之謗
執事嘗為扼腕而昌言也不佞良愧之矣鄉使司馬
部始識面執事隨有鉅劄歸闕然未獲扣竑抱春來

睹計藉則執事掛焉愕莫曉所繇頃得札而後悵然
可知已夫今歲之計縉紳士籍甚稀公獨柰何錮執
事於聖世也豈天實為之耶執事幸善自愛

與張元冲

門下今正人也當宁簡命留臺為鎬京風紀重而又
以重天塹夫表正流俗弘濟時艱則於峻節壯猷是
藉矣不佞夙有執鞭之願茲且得朝夕一堂消其鄙
吝欣幸可言肅此頌使候迓伏惟旌旆早臨用慰饒
渴

與徐念吾

弟徃待罪名省得時承德音別來盖六閱歲云日者
大起自東山無何弟南弟南而夫奉特簡內召悵然
不獲遣也已從即傳得陞見報甚慰屬賤目作楚久
且劇併尺一之愫不時上馬缺缺可知已時事荊棘
戎馬驚於方域外內公家倚伯罔豈不甚殷然昇望
深旦晚且有大拜矣弟迂樵如徃重之贖眊叨竊更
逾涯兩乞身而未得請南中又一時乏人勉出受事
大惧辱官曠職為年藉點老丈教之齋疏者行肅此

一抒賀悃附布區又不敢以纓幣溷左右馳誠而已
與鄧定字

頃辱手教忭慰又太夫人倍函福祉門下既承板輿
入潤時請問往來金焦間甚遠也惟是社稷蒼生之
身業奉溫綸趣駕庸詎得自遂乎賤目差強小疏近
奉 旨不允哀公祖丞督之出無已俟咨至或一到
任第狗馬病深先是蓋頻間頻復竟須走長林便爾
耒教稱吏治壞極此所由來已漸大都愚民之口不
易上徹是以此第所為動仁人之感必有所指可

與聞否門下之恨固亦不佞之恨也傳云政將及子
琴瑟更張是所望於門下風便力疾附候旌色併布

區又

與周耿西

日當寧西顧靈朔而思封疆之臣授鉞門下良謂壯
猶實政西者具而為社稷衛也必安內乃能攘外豈
惟靈朔靈朔於今其景爾恭諗大旆榮履文武吏一
稟新令安攘之業方與日月爭長報代使旋肅復以
賀不佞椎劣無當叨命冰兢何當翰辱敢併布之

與許敬庵

第硜又以椎老詎銓衡器哉而疏控辭語又不敢為
佞蓋至云用不得用舍不得舍而中心之憂有不啻
若口者矣乃疏尚在途而劇署已空無人此語若為
識也無已單車入國門總再調劑遵何道而可次疏
謂斯之未信而莽且當之三復懔然日夕以惕老夫
謂我何遠屢翰教敬佩德音豈敢不懷莫知所報三
肅使者敢布腹心踰望臺端知為閩海勞神用總之
狡夷巨測東南未得解嚴特吾有以待之爾尊頌良

自愛

與王弘陽

年夙辱教雅謂大君子正直卓偉所居增重所至造
福則私諗之矣日者天幸吳越明公爰自中臺授鉞
分陝而兩瀕寔徼寵靈不勝為棄梓虔蓋先是島夷
見告棘又講兵食而茲又值歲侵閭閻勞止百萬生
靈所繫命節下而怙以胥匡者甚殷不佞以夙所諗
信明公必有以幸兩瀕也屬不佞有贖眊之疾遂
後賀且冀遂乞身過武林得布臆焉復不自意有今

命怔惕疏辭而卑車候旨除宿間與前計左輒因歸
孥之便肅此一明鄙悰兼承昂福伏惟崇照

與趙吉亭

聞下明德望蔭在宸衷頃瞻自東山召摠留臺載
晉大同冠同朝無不津又色喜為世道慶者而不佞
會以迓推濫叨銓命受事之始方兢又無以事君乃
得借名賢為啓事榮寵其為忭藉寔百尋常方旦夕
望前茅渴需請教忽奉疏揭兼之昂函良缺企思增
其引領閣下即冲然禮辭業拜温綸願無俟駕而發

用慰瞻跂

與陳還樸

侔來以札併二疏稿於國法定當如此更曲盡人情
敬謝教矣蔡自請疏業先覆蓋假例不妨通行特近
作缺耳終養原無中起之理若借賢者為啓事光亡
論非制且非愛人以德也世事紛々想於報中目之
不贅及

與柳賡虞

承示疏稿正義謹言為世道重弘矣曩事之始發衆

恂恂懼激而重君子之禍稍為調停乃事竟爾以
一念至中夜汗集自愧其無能為也即日杜門待珥
不得命值兩堂虛席選事又迫輒復強出耳使還卒
卒附此不盡欲言

與周衛陽

伏承尊札諗已弭節白門正位樞筦幸甚兩都對峙
豐鎬之地當宁寔委重焉茲今海氛叵測與歲侵會
第越海人也每憶曩歲倭奴作難當其時幸閭閻未
大擾阻不值近者劉汝國輩若震澤萌生之盜耳猶

且既梁於留郊莫之誰何即今日庸詎西易也夫居
重馭輕坐銷奸宄之心是在門下第上為公家祝而
又以其私為棄梓邀餘庇云

與李漸庵

頃便往上記無何忽聞陪銓之報悚然念銓地至重
門下明德峻望朝野所祗服自當首推年至固陋何
濫續貂也久乃竟誤宸簡驚惕何可言夫國之所重
於銓衡豈徒以地在得其人爾舍鍾鼎而用斗筲何
以當人心且懼為銓地辱謹疏控辭非直為故事也

役徃布臆不盡願言

與外舅徐鳳山翁

承手教諄悉微丈人何繇得此祇用佩服年至推拙
今日之轉地重時艱有難言者矣孔子論達只質直
好義一語盡矣繼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蓋不如此
便是居之不疑懼質直處氣質未融而所好者或為
非義之義故因人體驗政是思誠之功精義之學非
以停妥人情也然所下者何人所觀察者何言與色
此其中又自有辨而反之吾心又自有主否者即無

論失已徇人非君子之道而照管得一邊又走了一邊於人情又迄無停妥時矣人在天地間涉世難持已尤難而其持已也發軔難稅駕尤難近見有一二公或意在潔已齟齬而去亦無益於國或意在濟事受詔而去亦無益於國猶之無益也君子宜何如處也夫人幸教之六十上人單身遠行盡室東歸風雨不掩年豈樂為之顧勢不得已尊教謂令愛輩暫寓宅中此則不便更甚將使姑婦大小三分四裂無此事體且欲待營造闕固而後歸是何日也天既降災

於寒家安能想清平景象湏於難處中曲處耐得苦
耳年亦自度非久在宦衢者會當共此艱辛也部咨
尚未到計在改月望後始行年斷不敢當賀丈人斷
不必多此一番舉動也惟尊亮之

與王弘陽

伏承鼎札載懽載啣懽者德涼地重俱負鞭影也啣
者誨諭真篤非深知雅愛無所得此也始不佞以杪
冬北轅甫及瀛聞劇署一空為之惕然比入而時事
日新冰谷之懷有難言者矣方域多虞獨幸歲在吳

越明公為之噢咻子遺綢繆其要害將吳越寔恃以
生而不佞旦暮將老亦得與社中舊耦道然相眎而
無恐則徼明公之福無量敢庸使者恭布之

與趙南渚

不佞頃從南來於途中得門下額歸疏讀之不覺悲
風四集也鄉門下依依孺慕不忍離比迫 天子命
強出屬耳儻而暨於創鉅又以令甲為經牽灑泪和
墨執公家事倉卒無可稅責孝子之心可知已蓋不
佞自入國門即欲寓數言弔屬仝執又蒿目時艱膠

膠鬻又不得發適聞之曰無幾何且代乃亟起搽足
一敬因使者致區又嘻門下念先夫人良苦不知先
夫人念門下甚也前是苦留滯商洛一旦得稅而星
奔其無乃遑又焉不恤道罷將速歸而以搶地號天
為者則不佞以為非其大者望門下俛而就於禮無
致毀且以慰罔極且以計不匱門下幸畜之若不佞
稚人爾茲重有負山之懼未敢以夙聞教於左右輒
溷孝思雖然門下儻無忘宗周手願有以教不佞

與沈繼山

不佞程又舊吾根叨銓命有懷米谷不足以辱瑤函
迺如門下高標大節舉世道由重佗來以疏猶然
有遐心豈其繫思宗周而顧身安耕釣者尊教言得
不佞持衡之問不覺顏色飛動不佞則何敢當門下
獨不念天書下就季日君子色喜相告乎若之何其
令舛又也不佞竊謂此疏或未為贅既奉溫綸則請
翻然戒行無淹虔敬因佗致悽又且勸駕焉

與郭希所

承教具悉門下振淹滯卹卑官之意極當如命第降

罰俸官率由該部咨停陞轉如錢糧河工等項必俟該上司報完該部覆准開復而後咨陞例也吳長沙以署考蒙蔽叅降即由敝部覆行其事既無可報完敝部自無從開復陞轉之難坐此無已明臺為特疏題請敝部或可緣覆此一說也至各河泊先由戶部題補起送別用乃咨敝部敝部之例裁革官俱由起送到部收候遇缺旋補不由司府起送者行查起送無粘連結者取京官印結在任聽補之例似難開端且恐其流有他再拘牽之說如此抑須德意何勝悚

然總之所以相成非以相悖伏惟鑒原以後諸仇仍望見教不敢不開誠商確也

與張仁軒

聞之識治者言海內得賢中丞可二十人足太平矣此豈一手一足之烈為能致然直以真精乎貫使以大吏畢竦意象指治日烝又百姓皆知上之有慧為之所也即有侵歲民且忘其灾而無厯於他虞則拊循上理也伏諗節鉞已蒞中州中州太平可知已日不倭入國門會前茅岳發不獲數又奉教郊送之後長

安議論想於邸傳中悉之初惧激而重君子之疏少
存調停然其未竟如此世道安極杞憂未涯門下幸
終教之

與蔡肖謙

跡不佞所聞長者至高缺又乏傾蓋祇有鄉往仵
來以揭及書知緣太夫人思家將請命而御板輿也
仰欽至情且於例有之敢不如教以請肅俾具報不
盡滄悰

與梅衡湘

承教為邊擇才此不佞之所欲聞也謝呂大夫乞
休疏抄甫至且事休不得先考滿覆是以後代者當
如命李民部俸未及需後用耳邊道寔難自當以總
鉞建牙之言為質而稍權其資俸無已而後求諸他
即昨者岢嵐之改制府公寔教之茲若復議留後將
莫知道從矣蓋今日之不敢再改非特以持政體正
為異日相信地也唯高明幸察

與陳毓臺

承諭添文昌改銜責成之說仰見門下委曲為地方

計敢不仰体第以知府改少忝於國典未妥似難開
端竊計門下秉鉞為政文武吏惟所程督即以郡守
與忝將比而從事總之有臺令在或不敢不協心也
事成之後論功晉秩無不可矣尊裁以為何如

與田東洲

獻歲發春當陽錫福猥以燕榆之景濫依日月之光
仰望天顏未覲九重之色俯觀在道空想三皇之風
衰老何為居諸奚補伏承芳翰祇愧高悰謹肅使以
馳誠庸裁臆而謝訊所頌若時履慶為國布和則大

仰高牙總迎淑氣黃雲紫塞盡屬熙臺不盡願言統
臨委詔

與陸仲鶴

歲在翼軫節鉞寔蒞豫章恭奉瑤函良慰遙企且憶
不佞疇曩濫吹屬閭庶之不有庶食而笈所濟之也
私心闕然不能忘乃今而為舊民徼福於門不喜可
知已惟是椎劣故我猥當銓路德涼地重誠淺時龔
日夕冰兢莫知所報門下能無以教我乎則不佞且
以豫章為介紹而乞言焉敬因使者報訊因附布之

與陸葵日

不佞頃祭白門尊從尚未至求由請教良用缺又伏承芳訊祇益懽然爾方今在道人心不無可憂聞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門下今日之任也夫賢閎豈少英才惟是涵育陶冶使一稟於正道而不以其才用之躍冶更駕國家所利賴意在斯乎特鄉雅敢僭言之不佞在事忽兩月過且日起風便願有以教不佞

與彭魯軒

獻歲伏惟馳馭百福兩泐罷瘵公祖寔為國布和而

登之春臺幸可知也。佯來辱札，倍有馳仰。湖守具覆，如疏。蓋西泚之劇，守總缺矣。諸曹守俸，一時偶乏，即訪擇以充。未知定都稱否。董翁不佞大座師也，極重必漬事之。有今日人皆知之，惟是美疾既厚，而今始得藥石哉。則不佞方當為師門謝，且微獨不佞。長安有識者皆知公祖之保全之也。考成二事，領教使還，勒此以復。

與徐華陽

不佞朝暮歸矣。義不以卮詞留門下，惟是人臣之義。

不能去不得其職去門下何居焉望崇神王屢請將
無過乎非所敢聞日已具覆懇留願齟然為天下計
幸甚

與李養愚

畿輔重地引領前茅久矣大疏載辭殊缺所望即擬
覆請趣駕而傳者謂門下堅未肯出且東事未定方
守多灾中州見告盜方蠶起邯鄲之間訛言萌生人
情恟恟若不能待無已遂成雅意少選微書且下東
山望門下念之勿遽有遐心也

與顧冲菴

西辱翰教諭大旆已亟馳度關矣事權自此歸一正
是廟謨最得處彼為再推督院之說者殆未審也門
下胸中已有成筭不佞素不知兵何辱問焉或曰收
拾內脩勿驚遠略熟計後患勿迫近功則書生之譚
爾不儻未大戾乎

與朱鑑塘

春和裊昂函福惟是三吳地重且薄汛期時巡海壖
坐紆長策千萬珍重兵道業補曹君矣為人清篤沉

愆在明公指授而使之耳日來怪事自是不佞坦一輕之效士習狂瀾寧堪作砥奉教增慙

與蕭鶴仁

濶疏聞問承教為慰衆正佗僚不佞重有憂焉時得貴臺疏為之悚意而作也天遠未易即回世間可少此議論哉不佞空同此衷悠又莫知所報每念媿汗如何可言

與王方麓

盖年於南始得灸先進云翁雖儼然而蒼顏哉日風

興治經參雙漢宋家言不勸也謬意它米蓋若城旦
書宜不足以溷大雅然而手縮三四綬諸所視曹寧
畢理則天之錫難老可知已別來幾月乃伴來以疏
揭併書見示退然稱老超然有歸思夫大君子進退
則洵有尚其如求舊憲老之經何眷焉溫綸與師言
穆惟門下肅承之不佞敢悚意以復

與彭魯軒

恭領翰札諗輜軒正歷吳興詰豪解焚人心坐定
即可言天下勢而已矣盈必損窮必復勢之相

為輕重提衡而適於平及其未極易追其既極難諸
大姓業以極重至此起而攻之者勢已日趨於重公
祖並繫悍僕刁民且慰且禁此提衡手也至諸狡僕
虐民害主公祖已晰其情狀而不佞又以為三吳西
浙兼并之俗正以此輩蟻附狐假為之禍胎誠取而
重治之亦易俗之一端也揔之皆在公祖度內承教
聊布其愚爾

與沈繼山

大䟽業覆奉宸綸趣駕矣文能無齟齬一出乎尊教

教不佞彙進大賢為吾道甚厚乃大賢如我丈又自
難進也野多退賢操一啓事望九閣苦不能得如既
得諸九閣而又不能得諸東山則吾道可慨已丈幸
念之不佞已定計歸想不久留滯東舟過就秦館得
一望見顏色乎

與張元冲

辱不鄙夷憐又道義之教感德無量不佞推人也慶
否進退豈敢不懷轉移微權莫知所出盖自客冬身
辭疏中已深惟精格之難矣今日之事義自當自知

辜皇恩兼負道雅聊以不欺此心而已

與沈蛟門

朝野傾心明德旦晚望東山而亟計禫期之屆謂夫
黼宸資弼江河特挽若不克待也豐鎬典禮蓋明主
急賢聊以告諸膏秣者旋有總史之命則昭代鉅典
萬世長業云大章適來業奉宸綸趣駕伏惟台旌蚤
發以承天眷以慰輿情非不妄一人之私也惟門下
幸鑒

與鄒南皋

頃得丈四札極慰企思不佞稚人也。在道方波身既
無能為重而職在以人事君值茲衆正寒產寔懷推
轂末知所蓄丈稱不佞今日遇主為之暢愉不知不
佞固愧汗怔懣也。商量調停之說此中賢者每相從
史而不佞素以稚自癩老而改步寔非所能伏讀德
音彌用自信計今在事已數月猶然依又者未欲為
苟去耳。南皋自是宇宙中南皋不佞自是好慕宇宙
中南皋要為宇宙用宇宙中南皋且自是性分中得
來不可昧之心職分中承當不可諉之事機括轉耶。

是得其職即不轉耶是不得其職飯蔬飲水南舉自成南舉好德推賢不佞自成不佞如此而已矣他又何知焉朝事具即報山中想時見之 皇長子出講差慰人意其餘紛又天祚國家當有日定也

又

季春底賁疏使來接尊教兼得就訊起居良慰濶思君子進退自有大義足下此番乞身於義良不得已不佞不敢以時情為足下計第為世道計猶然議留議推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猶為之者也至於部覆不

下不佞又特請之而又不下則無論菽水滷書足下
悠然自適即不佞亦有不可則止之義在無可言者
先是緣廬王選君事業定計歸今日直當浩然非其
負國恩且果於忘世也

又

大疏已下部議覆即未奉明旨不妨從容里居徐觀
其後也建言諸賢近來跡顯禁錮嘗欲具一疏明白
言之而或謂言之不從是增一番錮跡不如投閒用
之萬有一售踟躕間會值近事遂以義決去前教稱

不以人廢言不以言舉人又云官有官評鄉有鄉論
此誠格言談者亦每稱之第所謂不以言舉人特不
以言為舉人斷案云爾元非以言廢人也近來言者
考其素未必盡無訾此在察吏論官時當自有別若
以言得罪則雖其人當廢而廢之不以其罪未為當
也遂錮之則其人有辭而人亦為之扼腕稍用之則
其好醜自章又耳目而其人亦不得借以自文此其
大都也不佞已倚擔待缺屢成虛言第輒因有所感
略布之未敢索言也年來建言貴鄉為最盛且皆賢

豪我大適在山中宰相與坊磨粹然一出於道為海
內遺賢冠冕天祚國家有日彙進使同朝無賢不肖
舉服即拒言者無得借為口實則世道一大關係也
頰又我哀忘其贖眊不覺縷及此

與馬虞生

頃者藉使啓復闕然不時候客有自東者聞之曰明
侯百福惟是亢暘日久以厘明侯恤亟雩禱為小民
請命詩不云乎雖則如燬父母孔通萬有一昭蘓之
望乎儻天未悔禍則報宄有期知明侯之無俟鄙言

也不佞乞身未遂素飡逾涯回首田間舊耦作勞而不食真耻又有餘懷矣茲豚兒歸試敬承起居秋暑未夷願言玉揮

與王荆石

病臣屢奉溫旨相公且憊又諭留不佞第病苦自知自當去耳方懇祈曲成忽承手教無發示鄭中丞書大令錯愕無措病体自是常事而顧過求於事外至此彼遜聽者無足異相公猶未諒耶何嫌何疑而因留病臣以解於悠又者非不佞所望也情迫無柰力

疾草予又布茲迫情萬惟幸察

與趙澱陽

昨奉旨復未蒙放即天聽自高相公忍不一垂念耶
私望觖又轉棘矣無已先以辭印請情具疏揭中乃
不佞病危勢迫終無出理所深望於台臺者良不在
此也仰祈俯垂鑒察伏楮曷勝馳懇

又

十懇疏揭奉覽生卧病四閱月矣上負宸綸次負台
諭哀又然亟丐一具病骨苦可知已適承尊札云有

公揭請留不意相公之不見憐至此生病萬分不能
出冀一速放儻得生還耳相公忍迫令為長安厲乎
垂盡之言知不足動台聽不得已輒復言之伏乞相
公少回尊念則病夫猶或有望也伏枕冒聒惶恐

又

年病日危即耳目猶其次者乃中脘已屬滿症矣生
死之關間不容髮頃月內具疏垂上會趙心堂傳台
指令少從容忍而至此真以日為歲伏祈俯垂幸察
不靳鼎重回天亟放生還寔君相造命之德也不佞

展轉床褥中嘗憶先是有抱疴乞身竟不免道斃者
不佞又孤客寒心可知惟蚤一日則受一日之賜耳
憂結於中不覺縷又

又

生病苦至極向承台駕枉顧嘗迫然面控矣昨再托
司官扣請冀得旦晚生還乃馮選郎以台臺手書相
示覽之驚悸欲絕生方不勝起死肉骨之望而台臺
乃將速之死耶生已萬無能出之理空令驚悸泣血
而死諒仁人不忍也倉遽伏枕占續仰祈垂仁曲成

以見留之揭易為懇放生死感德無量矣伏楮禱
不知所云

與李克庵

病夫有必不可不行者第反覆尊教之指則懔然非
所當也即令回首闕廷已自負又至國運人才在朝
諸君子必能為公家任此不佞儻病未即殞當仰觀
泰道爾盛饋當領迺鄙心圖一切解於見辱者無令
隸人輕暴殘之而重病夫罪府則請自茲今始敬歸
辭以謝計門下不見謂不恭也

與鄭崑岩

伏承德音展讀如面吾輩去留有義往門下之諭留
與今日之見諒總義也乃若抱病憂天而無當於濟
時報國之數則不佞所銜愧深矣天祚國家泰符定
須有日特衰羸病逋未知得旦暮一覩否此有世道
之憂者任也門下勉之三肅使者布其頰又如此感
籛嘉縑敬以心領亦藉以攄謝諸君子之辱賜者知
不坐為不恭爾岱雲在望臨楮依又

又

讀副教有悠然東山之指高明必自有見第今時事
多虞官府邊腹處又堪蒿目而中丞填撫一方尚自
有可為者且鮮不得其戢之苦則我夫今日似無去
義幸深念之特雅敬荐其愚如此

與李對泉

淮陰拜歎既甚渥寔以門下儼然臨命之勢不得辭
已而伏念方深汗懼更辱臺使遠護申之好音祇誦
增慙懷明德無已不佞屨又病連飾巾待盡耳天王
聖明門下行且內召望與當事諸公共贊上理以紓

野人之憂不勝大願扁舟日遠三肅將命者言謝敢
併布之

與孫立亭

統均地重匡維政棘樵踈稅駕名碩得輿自聞蔭命
之無需更羨精神之有格凡茲屐錯具爾瞻承以為
仰毘一心俯聯衆正用康邦治寔挽世風公真其久
僉喜相告而况初宦北郭之濫尚抱宗周之憂者所
為悚意下風傾耳東海豈其微矣送官還力占恭賀
因布懷只惟門下幸鑒之即中辱道義之愛甚感併

此言謝伏楮遙對曷任馳誠

與趙心堂

潞河具小楮上時病政執率既不知所云計亮之也
天津賭冢鄉之命不逾時下甚愉快已忽不意有選
卽事嘻弟之餘譴乃至是耶又惟事無不了辟之病
癱然決盡則止矣新家翁在事門下更親灼弟患根
及今協力改圖之天祚國家意在斯時也病連脾氣
損極解維後漸計粒試飯有甦意然尚骨立氣銷入
里門覓者愕相顧也餘生有涯餘中待盡云爾猶視

息暫延間憶却中聚別悃歎之雅敢忘門下明德送
官還力疾布謝履霜節往悃昂良自玉併以為候

與四司諸公

不佞茲微茫入里門矣孱然骨立之軀餘巾待盡於
愚分甚安獨追惟樵拙濫筭空抱頰以而無當於報
國匡時之數乃其餘譴至於去後猶為典劇累言之
於邑耳嘻世事將竟不可為耶願其竟又不可不為
天祚國家孫老先生偉人也諸君子協心矢力當必
有濟不佞但願弼焉役還力占率布其諸聚別悃歎

之誼每憶如對特在道察不一

與劉用齋

吳越得歲明公之節鉞式寵綏之惟茲十一郡士庶
顯意延首待澤昏匡豈其微矣不佞舊托同舍之雅
測宏深飲微懿而茲復以不腆素梓私明公撫循也
則所為鄉父老子弟明厚幸者宜自不佞始願無能
以山中憤眊之軀敬賀節下敢一布諸赫蹏轅門在
瞻馳誠而已惟明公幸鑒不宣

與曾見臺

台候無恙山中忽奉遠訊儼然面承矣客秋濟寧道
中舒中陽言曾仲君病色不淺云然豈意遂至此展
札愴愕又聞連遭手足之戚門下至情惻怛痛可知
已仲君赤忠近來直臣志士時有淪沒壬辰春嘗以
國事詣涇陽不謀而集者六七公仲君在焉語直致
鉄色似有憂憤可掬此真深心為國者今乃遂至此
自閔世運不特門下私痛爾世道士習導教業有憂
之青山鼎呂海內有幾千萬珍重哀而中節謂之和
願勿過也生義定當歸第空抱愚誠而無當於報國

匡時之數歸不償罪負又何言賤軀自卽中病脾顛
滿旋顛噎入舟量試粥飲廩得生還孱又骨立見者
皆背相驚謂歸恨晚居久之稍又加餐然骨立如昨
日下又苦暑憊大都衰年火病敢冀完復人生有涯
俟之而已羽還草又布復附言微悰義田記坐病稽
命然意不敢負得閒當草上

與鄒南皋

楊臨皋公祖至京接手書時不佞病且急歸不及報
比今又暮歲太夫人百福足下朝夕上壽甚愉快下

堂而與及門諸賢論學德業當日益也念之仰之不
佞去歲坐屢乞歸見格遂真病逾月始得釋猶慮成
噎又匝月而漸能飯抵家之日孱又骨立家人愕相
視謂歸恨遲云比今稍又加餐然骨立如昨子夏以
交戟故癯吾目中已不有紛華矣如何如何大都衰
病既深勢難冀復人生有涯俟之而已適有寄曾見
老書至者州又藉便率荅因附數語函中托致諸左
右力疾不次時五月之晦也別來曾舉佳兒乎又訊

與吳霞城

病遭久踈候訊茲啓舍旁江口壩閘塘岬積利易圯
往又一洩而十八里盡涸官民農旅交病計頃備溢
不敢以煩公帑壩故有夫鹽之過壩者故有主家椿
石工役之需議於此取給約不甚缺鄉議僉協廼敢
具呈於明公而不佞僭寓一言以請明公塞帷行部
時出敝境想明其非妄也仰惟俯賜允蒞地方永賴
不淺矣旣勒潦莽舍親周敬吾更當面布諸左右不宣

與王弘陽

頃病逋東渡拜干旄之辱貺教慙又意甚感一行入

山闕然久不謝蓋憤執之悰如此比聞民間藉又言
明公奉有嚴旨云山人稀睹即傳莫知所謂久而後
聞其畧也嘻難言哉難言哉明公德則士欽政且民怙今日
之事乃覆為詵乎則疇不搯挽者至於國之紀綱刑
政外之委重於兩臺內之取衷於九列若撫按不得
行其政部院不得持其衡仇家哆言雷霆嚮應是謂
有紀綱刑政耶然則不佞為明公搯挽者不薄而為
國事太息者更厚也難言哉難言哉惟是支離病骨
無繇詣前輒力疾一布頰頰明公鑒之大賢進退自

闕氣運天祚國家環命無何至矣望明公無忘王室
厚自珍伏楮卷又倍有詹企

與孫侯居

病迹昨至淮則聞先冢宰翁溘乘箕尾云恨不能旦
暮馳哀併弔足下比渡淝而東會病政執遂夜過颍
城徒有忉怛第計國卹旋臨襄事有待同盟畢至尚
未後時邇者忽聞靈輜遄發殊非所忖即其慎蓋殯
也然已日即於遠矣闕然愆於執紼如情何如禮何
病未得亟脩闕事先此代躬辦香束帛馳誠而已有

辱者夫儻未即從先翁遊於九原乎尚需襄事之日
自力扶服畢此交期爾詩曰孝思維則足下幸無過
毀善自愛古之所稱不匱蓋有在已季君均此致意
臨楮愴然如何可言

與劉用齋

初夏拜干旄之辱徭領德音不能薦一野蔌而別每
憶泮然且時為鄉父老誦明公之勤恤我也日者東
事爾又調發之令日至於浙微明公疏騷然不知所
底矣不佞嘗謂倭輕狡猿跳伏利於步不利於騎利

於水田溝洫間不利於平原曠野利於村落瀕海倉
囤宿糧之地可營可食囤麓沿卽不利於堅壁清野
故倭奴如不逞宜干南不冝敢干北中國如策制倭
在南水陸皆當綢繆水習舟陸練步無所事騎在北
最上練騎騎之不充少翼以步無所事舟萬一倭奴
失策北犯縱其登涯火其舟清野以困之持重以待
之四布精騎以蹙之直可使無遺類何用浙兵且無
論倭來不來也北故不可一日廢騎騎誠練可以禦
虜可以殲倭可以建威銷萌皆是物也釋此乃外調

浙人浙人之不利於騎與倭同而技又不能加於倭
非敢必有功也然且有損倭不來亡論矣倭來北兵
諉曰是在南兵不相慮也即驅之使為表裏乎南戰
則北觀望而自弛南挫則北錯愕而自異此敗道也
絲毫無足重北而坐虛東南何為者哉嘉靖間南被
倭紛調北兵今北虞倭又議調南兵是使南北丁壯
相質而客死亦大左矣亦大左矣生平生不談兵茲
直以慮蕪家國謬意以為必如是因睹大疏輒布其
愚如此明公珂里在北而身任東南之重慮此至熟

定以為何如望不鄙而賜教幸也鼎望台資且若暮
且內召明之汎計不得再借大旆矣賤體衰病近又
有先兄之戚不自堪聊視息耳恃愛雅及之

與孫月峰

病連屏居智井無所知聞獨念海上事蚤意必有合
日惟恃門下展布為耳中牾旁掣業已決裂至此廟
羹何為者而臨教輟所恃難言矣悠々者言為門下
釋負喜而不知忠肝長慮所為官家憂危更蘊結甚
也久不承顏頃聞之門下丰容倍益健慰懌可言不

侵連歲善病侵尋此立自是嶢嶢待盡之景即渴見
好我哉困執不能索面窾又片楮聊以寫臆附芹將
候不為文馳誠而已何當直造奧突飮領願聞

與王荆石

恭諗台駕入春明忤慰何可量相公任致主康世寧
重聖主倚眷又近者所希聞此其幾甚不偶夫事
有闕黼宸切宗社理忽不容髮公卿大夫士所同然
願忠而無能得日望相公入庶幾回天者想相公及
聖意之嚮且旦晚殷以精格也天祚國家是在今日

能無怵慰有年不佞敷布之左右春和年伯母度可
至邸并布候悰北向馳誠未盡悽又惟門下鑒察

復張周田

不佞年最固且陋日者承乏而當銓務方廩又俱未
有效也乃塵門下遠念損賜瓊札愧又教言幸甚
幸甚不佞曩伏山中間聞節義為壽人理學為厲禁
私心抱杞憂焉比睹壽人起厲禁釋而後喜可知已
明公長慮高識隱然有概於漢晉之季此非不佞之
所能及也敬服之矣敬服之矣三肅使者拜命之辱

重拜不卸屬困劇莽略布惊倍茲冰谷惟門下惠鑒
之

與顧顛山

賈捧衛幕來承復嘉盟副之翰教焚香拜嘉殊深感
激就衛幕氏得諗門下動止悉錦江玉壘間聲實一
一若萬里所聞更忭羨謂成都盤錯最天下曩仕者
輒動色揺手稱鉅難而門下能使庭無滯事郡無滯
牘所謂有烏獲則無千鈞也卓哉卓哉日者乾坤崩
拆海宇震悼所賴冲聖御曆英特邁常似是宗社之

福撫時君子得無有未及聞猶軫主少國疑之憂耶
敢報慰焉年才最下無林棲父滋其麋性乍出就列
據非其所動與性不相值既重濫竽之慚更切債軫
之懼日思解組故園所戀未即引者聖明爾然反覆
循省終非榮途中人物也辱感愛傾鬲縷布不敢以
誕語相謾望惠教之幸甚衛幕氏陸返不能有所將
馳誠而已春仲途違沈文室控惚附片牘往計必達
萬里遐思相期鴻偶各繫之帛母令虛過腑戚所也

又

生迂踈成痼落又黜昵合日者夔龍交道而林麋臥
自若效可觀已承諭具感愛厚徵肺腑誰能出此者
第生入山動十年所不一作長安貴人書一旦為之
其為耐時而希寵進昭又也得之不得曰有命犬馬
齒條已逾五十安之而已門下行入薊門試一驗生
言信不秋暮還軫當一披鄙憶茲不能悉史裕庵客
歲曾枉一札生亦以至戚故破例答之見間幸為致
意

詞二首

憶秦娥 有序

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夜余卧畏天樓之從
吾齋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灤州敬夫倪博士章
偕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在試共
一遊遂相携入舟中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
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膠
枝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遙望
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嘆賞倏忽已至艤舟而登

白石鱗次消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糝步入舍
明殿軒揭回無窓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忽老
僕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頷之又屈指偉
衣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夜曰此吾輩適
來泛舟跡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窓際月影朦朧拓
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時
間區區聚散亡論也即二友化為異物不啻一紀
而頃刻之夢堪為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
余病侵尋預為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一調紀之夫

人生霄壤所白晝明目而爭於善敗之場者千古
一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

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前溶漾馥襲蘭
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窓外寒蟾浮寒蟾浮同
游安在千古悠悠

人翩翩搢耒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
仙○箇中微語胡來前瞥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
緣如夢何在何捐

戊戌春正十有八日里父老環舍漏居者丙夜葺

車馬雜沓，轂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橋之。驄馬而來也，上下橋址間呼看轎者，轂甚微，迨鷄載號而返，呼復如之，輒訝曰：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厲烏有，諸固已大疑之矣。越數日而先大夫忽下世，遂譁以為神迎云。維時孤等自分殞滅，不欲生於不經事，奚暇置問。延及三七，暫掩靈扉，謝密帟，則檢先大夫遺文，得紀夢手稿於篋中，讀之不覺錯愕相顧而痛哭隨之也。追惟先大夫於臘月十八日而夢，又於正月十八日。

而疾是夜復有此異徵豈所謂車馬雜沓者果晏
倪二公之過從耶抑偉衣冠者之來就耶至所疑
老僕館罷之言何其絲髮不爽也夫神怪之事聖
人所不語然由前而言則有先大夫之兆夢由後
而言則有里父老之覓聳比事比日直合符契儻
所謂神怪是耶非耶爰泣血述之以質諸

高明長者

不孝孤陳啓端等泣血稽顙謹述